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四至六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六十四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四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總論祭祀之禮上

易萃王假有廟

程頤曰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也羣生至

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
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
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
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
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
渙之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程頤曰風行水上渙有渙散之象先王覩是象救下
之渙散至於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无如宗廟祭祀

之報出於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繫人心合離散之道莫大於此

胡炳文曰享帝而與天神接立廟而與祖禰交皆聚已之精神以合其渙者也

臣按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之生物散其氣於萬類祖之生孫散其氣於衆支人乃物之一而人君於衆人之中而為天之宗子萃上天生物之全氣者也吾所以得天之全者承吾祖吾考之所得

於天者而有之以為吾家之宗子人物莫不得天之氣而吾獨受其全子孫莫不受祖之氣而吾獨受其正必欲合萬類之散而咸歸於天是以享帝于郊合衆支之散而咸依乎祖是以享祖于廟是則郊天享帝非獨以之報本而反始葢郊祀以奉上帝所以收天下渙散之心而萃於一使其知萬物之生一天也廟享以祀祖宗所以收一家渙散之心而萃於一使其知百世之傳一祖也内而一

家之心不散則彛倫攸叙九族既睦倫理以明恩義以篤聯絡而親比確為磐石之宗天下之人孰敢侮予哉由中而達外地非一方人非一姓莫不興其水木本源之念江漢朝宗之心勢雖分散而心則同歸地雖隔越而心則嚮往不出壇墠之間堂陛之近而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其心畢萃於此矣先儒謂繫人心合離散之道莫大於此豈不信哉

虞書肆類于上帝禋^遂也類精意以享之^于六宗望^望而祭之^于山川偏于羣神^邱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

孔頴達曰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祭之史畧文耳

蘇軾曰古者郊天必及天地間尊神此之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葢與類上帝為一體爾

朱熹曰類禋望皆祭名類謂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上帝天也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

六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

胡宏曰國有大事告于天地以及羣神禮之常也祀

上帝謂之類者本乎天者咸在其中也

臣按帝舜攝位之初既已受終于文祖而又類于

上帝以及於上下神祇獨於后土之祭闕焉何也

意者類之為言方以類聚之類也所謂依郊祀而

為之祭乃是漢儒以解周禮者未必虞時以類名

祭之意也竊恐天地常祀或分祭而於非常之禮

則類合天地而祭之所祭者以上帝為主而類聚羣祀以為一禮如蘇胡二氏所云者夫論禮者當原其本初而漢儒議禮率多以成周為主而强牽在前者以合於後虞書此數言者萬世經典言祭祀之始先於成周千餘年要當以之為正其禮雖為攝位而祭告實則當時常行之禮亦萬世當行之禮也

益曰至誠感神

朱熹曰誠感物曰諴蓋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

且感格

商書伊尹申誥于王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蔡沈曰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

彼

臣按誠之一言感神之本自古帝王傳授心法之

要不過此誠而已是誠也首見於虞書然言其義

而已未始指言也指言以示萬世實始於伊尹之

此言夫帝王之道無一而不本乎誠而於感格神天之際尤其精禋者焉承天命以居帝位而主百神之祀者要當以是誠為本

傅說進于王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祀神則難

蔡沈曰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

祖己曰嗚呼王司主也敬民罔非天胤嗣也典祀無豐于昵

近也

蔡沈曰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徼福於神非王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

呂祖謙曰高宗恭默夢帝精神素與天通又聰明憲天修德又與天合故於祀事略過豐飛雉隨即應之此雖過於厚亦過也精誠積久天既賚之過失微形天遽儆之固見天之儆君無私亦見天之愛君甚速也黷于祭祀禮煩則亂說已知高宗之偏在此旨哉

惟艱領略警省深矣而此心終難除氣質偏厚者尚難變乃知行之果為艱也

臣按蔡氏謂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已戒其祀無豐昵而黷于祭祀傅說亦嘗以進戒葢因其失而正之也有商盛時大臣事君以道其君於祀神之道少有過豐即相與諫言不肯放過過於厚者猶如此况其過於刻薄放肆者哉後世人君往往昵嬖倖奉邪術備

所不當備之物祭所不當祭之鬼褻天而瀆神費財而害民遂因而致災異之變起禍亂之端者亦有之矣非獨為君者之失而一時所謂大臣諫輔者默默而罔聞知不敢一言以形於奏牘甚者又從而開導從臾之而為之營規制作讃頌噫斯人也其傅說祖己之罪人歟

周書周公曰王肇稱殷盛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

蔡沈曰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

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

臣按祀典固有常禮然於祀典之外而義所當祀者亦先王之所不廢也然謂之義者必合於人心之宜當於天理之正者也否則非義而不可祭矣

非惟吾不可祭而神亦不吾享矣

多士王若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蔡沈曰明德者所以修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

臣按此言乃周公託為成王之言以告多士也所

謂自成湯至于帝乙莫不恤祀則是自古帝王為治莫不以祀事為先可知矣然祀而謂之恤者蓋祀所以交神明非獨以致人之敬亦所以妥神之靈而廢祀則神無所嚮矣殷之民士不明厥德多廢其歲祀蓋於神有所不暇恤者矣此成王所以舉其先世明德恤祀之故以為之告歟

呂刑王曰乃命重（即羲也）黎（即和也）絶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顯明之理）棐常（彛常之性）鰥寡無蓋（無有蔽蓋）

呂祖謙曰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甲上下各有分限絶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烝嘗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羣后及在下之羣臣皆精白

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

蔡沈曰按國語少皥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有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臣按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是以神怪之

興皆於衰亂之世然必在上之人有以惑亂其心而興非鬼之祭以求無望之福然後下之人從而應之謂福可以禱而得禍可以祈而免不信人道而信鬼道不行正術而行邪術棄經典之所載而狥異端之所為由是天地之氣亂幽明之理微蚩蚩蠢蠢之民心無所主而邪偽之徒乘其所蔽而惑亂之脇之以禍害誘之以福利如漢末之五斗米賊宋之喫菜事魔元之彌勒佛出世皆是假神

以作亂也明主知其然制為祭祀之禮秩乎其有
序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絶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
妖術以格夫在天之神絶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
其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是則所謂絶地天通罔
有降格者也臣請於凡天下神祀非夫經典所載
及祖宗以來著在祀典者一切革去凡夫世之所
謂扶鸞降聖追魂攝魄等術不許士民習學崇奉
違者治以重罪是亦正人心息邪術弭禍亂之一

端也

周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葉時曰官吏民士可馭也神者幽而無迹又安得而馭之葢古者雖敬於神而未嘗聽於神三時不害則奉樂以告之牲牷肥腯則奉牲以告之有功者無不報也犧牲既成粢盛既偹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無功者無不奪也是以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祀之禮凡祭祀必致福于國國有大故令禱祠必反命于

國蓋其神歸王所馭也先王設廢置刑賞之法雖至幽而鬼神亦在吾操縱闔闢之内是其為則未嘗畧也又况祭祀不離於九式初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

臣按人君為神人之主有人民社稷之寄凡其所以為法則以治都鄙者不惟馭乎民而必先有以馭乎神焉夫謂之則者一定之制可以為人之法者也凡夫天下大邦小國一都一鄙其所當祀之神當秩之典其法則皆統馭之於上焉不可得而

借也不可得而廢也未有者不敢創其始已有者不敢廢其成必承命而後敢行旣畢事而必反命先王所以馭世立法其嚴如此此法誠行安得有陪臣而旅泰山諸侯而行郊祀者哉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與祇同

鄭氏曰建立也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

臣按禮有五吉禮為之首禮而謂之吉者以祭祀有受福之理也吉禮之别十有二大宗伯掌之大宗伯之職掌邦禮而禮之大者在祀故首以為言上言建邦據王言也下言佐王建保邦國則統侯國言之矣謂之建者謂封國則須祀也謂之保者謂祭祀則受福也所謂祀之享之祭之凡十有二分見各條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

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王安石曰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於人道之所鄉則不死其親之意

吳澂曰右社稷右陰也地道尊右左宗廟左陽也人道尚左此云左右在庫門之内雉門之外兆為壇之營域也五帝五方之帝也五帝而兆止於四者土與火相生以相繼益同兆於南郊也四望謂五嶽四鎮

四瀆埜望山川而祭也四類者兆日於東郊兆月與
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埜
以氣類為之位也山川川陵墳衍於四望名山大川
之外又有當祭者各因其方而祭之
臣按宗廟社稷內祭也故其神位在廟內五帝四
望以下外祭也故其神位在郊外若夫山川丘陵
墳衍則又各順其所在而為之位焉國之大事在
禮禮官之大者大小宗伯大宗伯掌祀神之禮小

宗伯掌禮神之位位者棲神之所禮者事神之儀也神必有所棲然後禮可行禮必有其儀然後神可接此成周設官之大意也

肆師（陳列祭祀之官）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

鄭氏曰大祀天地宗廟次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山川百物也

臣按天神地示人鬼皆國祀也即其祀中皆有三等之差而以玉帛牲牷明其大小焉然是王祀也各當其時以祭之以時序為先後之序不必先大後小也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長也貞正也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賈公彦曰此六辭皆是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

故曰六祝之辭

吳澂曰順祝者謂天人和同納于大順也年祝者謂五氣時若常大有年也吉祝者謂歛時五福吉無不利也化祝者謂化被六極以為和氣也瑞祝者謂天不愛寶形為上瑞也筴祝者謂龜筴不違於人是謂大同也

臣按大祝者祈祝大事也郊天地祀社稷享宗廟先王既盡内心之誠於備物之祭然無辭說以通

達焉則無以致吾感格之誠故設大祝之官掌六祝之辭所以薦吾之誠而祈神之蝦也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王昭禹曰夫鬼神示與祇同之於人幽明異埶疑若不可同也然鬼神依人而行先王與鬼神合其吉凶則同鬼神示固有其道矣所祈如此亦以與民同吉凶而已

臣按大祝所掌之祝辭六皆所以祈福祥也又所祈之事又有六焉類則聚於一若類于上帝也造則詣其所若造于祖也禬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禜若春秋祭禜之屬攻若翦氏以攻禜攻之之屬說謂辭以責之若庶氏以攻說禬之之屬凡此皆所以祈福祥也夫福祥之所以為福祥無災禍之謂也去其災禍則福祥在是矣祝者其辭祈者其事大祝以祝辭事鬼神而祝之中又各因

其事而祈之以同乎鬼神易所謂與鬼神同其吉
凶其斯之謂歟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
齍號六曰幣號

吳澂曰號者謂尊其名更為美稱神號者尊天曰皇
天上帝鬼號者尊祖曰皇祖伯某示號者尊地曰后
土地祇牲號者牛曰一元大武之類齍號者黍曰薌
合之類幣號者幣曰量幣之類致美於牲幣所以致

敬於鬼神也

臣按所謂號者易其常名以為美稱用申其所以尊而敬之之心焉

禮記曲禮曰踐履也阼主階也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陳澔曰祝辭稱孝王某者事親之辭嗣王某者事神之辭也

吳澂曰宗廟所祭者一家之親內神也故曰內事郊

社及山川之屬所祭者天下一國之神皆外神也故

曰外事

臣按某者天子之名也孝王某嗣王某皆祝辭也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

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吕大臨曰此章泛論祭祀之法天子繼天而王君天

下而有之冬日至祀天夏日至祭地四時各祭其方

以迎氣又各望祭其方之山川五祀則春祭戸夏祭

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此所謂歲徧諸侯有國國必有方祭其所居之方而已非所居之方及山川不在境内者皆不得祭故曰方祀大夫有家不與山川之祀所得祭者五祀而已天子至大夫言祭百神而不及其先惟於士言者舉輕以明重且言士有不得祭者也

臣按先儒言天子祭天地則天下之事諸侯方祀則一國之事大夫祭五祀則一家之事士祭先則

一身之事蓋德有隆殺故所祭之神有大小業有

廣狹故所祭之神有遠近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

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呂大臨曰廢之莫敢舉如已毀之宗廟變置之社稷

不可復祀也舉之莫敢廢如已修之壇墠而輒毀已

正之昭穆而輒變也非所祭而祭之如法不得祭與

不當祭而祭之者也淫過也以過事神弗享也故無

福

陳淳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古人祀典品節一定不容紊亂在諸侯不敢僭天子而祭天地在大夫不敢僭諸侯而祭山川如季氏旅泰山便不是禮故曰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淫祀皆是不正之鬼假如正當正神自家不應祀而祀便是淫祀

臣按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舉

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所不當祭也若楚昭王之不祀河甯武子之不祀相皆變易舊俗而趨之正則於禮爲得矣

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陳澔曰視三公視諸侯諸視其饔餼牢禮之多寡以

為牲器之數也因國謂所建國之地因先代所都之故墟也今無主祭之子孫則在王畿者天子祭之在侯邦者諸侯祭之以其昔嘗有功德於民不宜絶其祀也

朱熹曰一家之主則一家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下者這一箇神明是甚麼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

不變怪

臣按祭祀之禮在上者可以兼下在下者不可以僭上荀卿曰郊止乎天子社止乎諸侯道及乎大夫是也葢天子繼天以出治凡其治之所及其人民土地皆為所有是凡在天成象若日月星辰之類在地成形若山川丘陵之類人生其間若先代聖君賢相名臣烈士之類其精神氣魄皆與之相為流通貫徹雖其物之殊形其人之已往然吾一

念之誠既立於此則彼雖高高於九霄之上累累於萬里之遠寥寥於千百世之久莫不翕聚於肹蠁之間感孚之際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苟縱欲敗度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攘竊神祇之牲犧牷則吾之精神既不孚於冥冥之間而神之氣類亦不形於昭昭之際朱子所謂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有必然者矣意彼昏狂之君至謂祀無益謂神無能為

而荒誕者又馳心冥漠之域而蠹財勞民以從事
乎鬼教二者之失均焉惟禮所得為者為之斯為
中道矣
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為越也猶蹠紼索也紼輴車而行事
鄭氏曰不敢以卑廢尊也
孔穎達曰私喪卑天地社稷尊雖遭私喪既殯已後
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未葬之前屬紼于輴祭
天地社稷須越蹠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六宗山

川之神則否

陸佃曰不祭謂宗廟爾即天地社稷雖未葬猶祭之是之謂越紼

臣按宋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程頤頤謂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為愈也張載正之曰父在子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也

故不如無祭臣竊以為後世人君往往于柩前即
位而喪服用以月易日之制事事皆從吉矣而獨
於祭祀之禮必拘古制可乎設遭大喪果終三年
之制則郊社宗廟之禮特遣禮官攝行如周禮大
宗伯所謂有故則攝行祭事之文不然則用程頤
之說可也

以上總論祭祀之禮上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六十五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五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總論祭祀之禮下

禮運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天下知尊君之禮故君位定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表列地利

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謂風雨節寒暑時）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謂地不愛寶物無遺利）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謂天下皆知服行孝慈之道）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謂貴賤之禮各有制度）

臣按先儒有言禮之始也則自天子出禮之終也則與民由之與民由之然後禮達而分定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則必有以為之教者然教必以

祭祀為主者以神道設之使民知畏敬故也由是觀之則聖人制為祭祀之禮者非但以致吾之誠報神之德而已也而實因之以設民之教使咸安其分盡其職以報乎上焉

禮器君子曰祭祀不祈不為祈私福不麾蚤快也不以先時為快不樂葆猶褒也不以褒大為可樂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陳澔曰祭有常禮不為祈私福祭有常時不以先時

為快器幣小大長短自有定制不以襃大為可樂也
莫告有常儀不為善之而更設他祭牲不及肥大及
猶至也如郊牛之角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
所宜用不必須並及肥大也薦祭之品味有定數不
以多品為美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
陳澔曰近者為褻遠者為敬凡行禮之事與人情所
欲者相近則非禮之極至者

臣按先王制禮有一定之制有一定之時有一定之數有一定之物以神待神而不敢干以巳以神事神而不敢褻以人

郊特牲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辟讀曰弭

陳澔曰此泛言祭禮有此三者之例辟讀為弭如周禮所謂弭災兵遠罪疾之類由弭者用此以消弭之也

方慤曰欲彼之有予也故有求以祈之若詩噫嘻祈

穀于上帝載芟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詩豐年之秋冬報良耜之秋報社稷是也

臣按禮器既言祭祀不祈而此又云有祈焉而周禮六祈又有祈福祥何也葢祭祀之不祈謂孝子行歲事也若夫為民而有所禱祠因事而有所祈禳是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禮緣人情而作聖人為之節文使其有所限而不敢過求有所法而不

敢妄求後世此禮不明時君不知所守往往為邪
僻之所惑而有非分之祈不求之於祭祀而求之
於齋醮不求之於典禮而求之於鬼教卒之無所
得而反致禍於身貽患於生靈者多矣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
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
祭四方也山林川澤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

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張載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所謂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祀之兆言王宮夜明幽禜之類皆指其祭位耳寒暑無定位暑近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

陳澔曰燔燎也積柴於壇上加牲玉於柴上乃燎之使氣達於天此祭天之禮也泰壇即圜丘泰者尊之

之辭瘞埋牲幣祭地之禮也泰折即方丘如折旋之義喻方也泰昭壇名祭時祭四時也

方慤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則王有日之象而宫乃其居也故祭日之壇曰王宫日出於晝月出於夜則夜為月之時而明乃其用也故祭月之坎曰夜明幽以言其隱而小也故祭星之所謂之幽宗吁而求雨之謂雩主祭旱而言耳兼祭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幽雩皆謂之宗者宗之為言尊也方有四而

位則八故有坎有壇而各以四焉

臣按先儒謂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記謂歲時常祀而此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運水旱祈禱之禮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陳澔曰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籍

臣按所謂祀典即所謂祭法也祭法一篇自燔柴

于泰壇以至終篇即虞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之義疏也自古經籍言祀典者莫先於虞書莫詳於祭法夏商之禮無可考周之禮文詳備然皆不外乎此而已

祭義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去聲也鄉之然後能饗焉

葉夢得曰聖人具天道其德同乎帝故饗帝帝必有天也孝子具人道其仁篤於親故饗親親必有祖也

志之所向然後能饗故聖人推其尊尊之義以向乎天孝子推其親親之仁以向乎祖

臣按天道莫尊乎帝人道莫親乎親所以饗之者備其禮物也非難而致其來享也不易自非仁孝誠敬之至豈能得其降格歆饗於冥冥之中也哉必也心志之歸向念念不忘無一息而不存其誠無一物而不寓其誠夫然庶幾神之格思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乎

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鄭氏曰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為首也

方慤曰盡其心者祭之本盡其物者祭之末有本然後末從故祭非物自外至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者心有所感於内故以禮奉之於外而已

蓋以其中出非外至者也

臣按為治以禮為本行禮以祭為本本祭以立禮本禮以為治此三代之治所以盛也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内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

臣按洪範五福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而祭統之所謂福則異於是既訓之曰備而

又曰百順之名盖必備衆善於已由中及外無一之或闕無一之或逆也洪範之福出於天祭祀之福由乎已在已者既盡則在天者亦可因是而得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

耆嗜同

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臣按自古論齋戒祭祀之意莫詳於此散齊七日以定之即祭義所謂散齊於外也致齊三日以齊之即祭義所謂致齊於內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是制其外所以養其中心不苟慮必依

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乎禮是謹乎中以應乎外交致其内外之謹專致其精明之德以是事神神無不格矣古人之致齊也其嚴如此後世齊戒者唯禁不飲酒茹葷御内而已而於聲樂之奏則未有禁焉當夫大宰告戒之時殿廷尚為奏樂而人臣受誓戒者往往鼓琴博奕以為毋犯於齊殊非古人齊者不樂不敢散其志之意請行禁戒

春秋左傳季梁對隨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

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春夏秋時）修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

宮之奇告虞公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臣按季梁謂聖王必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宮之奇謂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二臣者可謂知事神之道矣後世人主不知正身修德而徼福祉於窈冥不知勤民修教而希神貺於牲豆為之臣者非徒不能規正而反有以啓導之皆二臣之罪人也

史嚚曰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惟德是與

臣按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若其可以理求亦可

以非理求則是二三而非壹矣豈所謂聰明正直之神哉是以人君為治必專心民事而絶地天通恐小人譸張為幻以惑世誣民而兆禍亂也

衛遷于帝丘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言杞鄫乃夏之後自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

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

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四水在楚界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臣按鬼神各有族類國家各有命祀故人於鬼神非族類不可祀非命祀不敢祀孔子稱楚昭王知大道蓋以其明乎天地之性識乎幽明之故達乎秩祀之義也彼區區焉留心於禱祈禜祭之事不顧先王之命祀越境而祭其非所當祭之鬼者豈

非小道也哉

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

臣按有非常之功德必享非常之祀典

穀梁傳曰宮室謂祭宮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以味也

臣按祭祀當用之物當用之人當用之器一有所闕皆不可祭

論語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朱熹曰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又曰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僭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或者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逺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麼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

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

臣按上自天子下而庶人皆有所當祭之鬼夫人之於鬼其所以當祭者以其精誠神氣之相屬也苟不相屬則人自人鬼自鬼豈有感通之理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朱熹曰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内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

僭竊之罪嗚呼嘆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又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

陳淳曰古人祭祀須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七日戒三日齋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自有來格道理

臣按神人一理以非禮祀神而神不之享亦猶人

以非禮待人而人不之受受非禮之食者必餔啜之小人享非禮之祀者亦必淫邪之小鬼也後世小人乃以巵酒豆肉而欲享先代之聖賢俗食褻味而欲享太上之天帝所持者狹所求者廣一何無忌憚之甚邪此在聖明之世所當禁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程頤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

朱熹曰孔子言己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

范祖禹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臣按朱子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又記孔

子之言以明之所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葢謂當祭而或有疾病不得已之事而使他人攝行其事非甚不得已決不可也然所攝之人必須氣類相通職掌所係然後使之代行可也不然恐無感格之理是故内祭當用親屬外祭當用禮官後世用其官爵之尊崇者非是竊考洪武禮制開國以來各布政司府州縣社稷山川等壇原定行禮獻官以守禦武臣為初獻文臣為亞獻終獻洪武十四年

聖祖命令後祭祀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禮武官不與祭禮部臣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官尚不使與祭而况兵又為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著在禮制頒行天下今百餘年矣臣請朝廷遇有遣官攝祭亦準此制而以禮官行事庶合周官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之文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程頤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

朱熹曰民亦人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或問熹曰所謂鬼神非祀典之正何以使人敬之以為祀典之正又何以使人遠之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非其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絶之

臣按明則有禮樂禮樂乃人道之所宜固所當務也幽則有鬼神鬼神之理微妙難名以為有耶則視無形而聽無聲以為無耶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神之假思不可度思固不可不致其敬尤不可不致其嚴敬而嚴則能敬而遠之矣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朱熹曰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

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

諱惟寅曰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間而已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為何如當其奠斝以事祖宗之時其心為何如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偽介乎其間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聚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何所往而不當

臣按祭祀之道曰仁曰孝曰誠曰敬而已四者皆出於心治天下之本端有在於是一祭祀之間而治天下之道具於此故曰明乎此者治國其如視諸掌乎

朱熹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為善而以諂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為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況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為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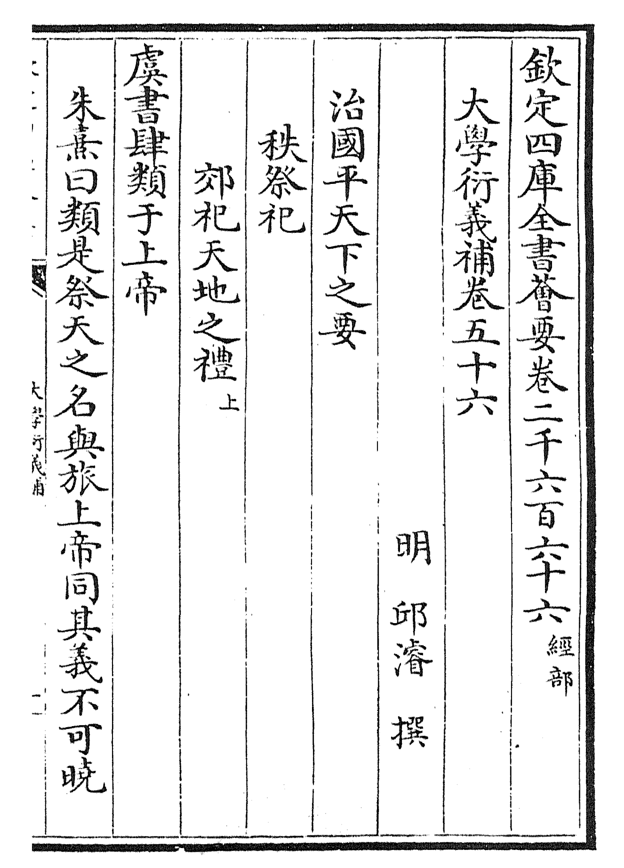
修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福禄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鬼以來真人亦無所益又况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茍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為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為

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姦欺誑惑之術其術既行則其為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据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之源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理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為妄葢亦不甚難察

臣按朱熹上封事於其君此其所謂明義理以絶神姦者也葢義理明則此心洞然無所疑惑故於所當祭者祭之而不疑於其所不當祭者絶之而不惑其間所謂致精學問一語真誠明義理之要也義理苟明則天地之性萬物之理昭晰於心目之間而神怪非類不能惑而罔之矣

以上總論祭祀之禮下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六十六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六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郊祀天地之禮上

虞書肆類于上帝

朱熹曰類是祭天之名與旅上帝同其義不可曉

胡宏曰夫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天者咸在其中也

臣按祀典之載於禮者莫先於舜典也上帝之祭前此未有其名雖易有殷薦上帝之象然象乃孔子所筆也書之所謂類者蓋虞廷史臣之辭在周前千有餘年臣竊意其所謂類者史臣紀舜受命之初其祭告于神也皆類合于上帝不言后土者言天則地在其中猶中庸所謂郊社之禮所以祀

上帝而不及后土註謂其省文耳分祀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而各從其類以求之庶得其神之來享然天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六經言天必與地俱孔子言郊多與社並天與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為瀆乎況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為瀆亂釐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帝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至葢成周以建

子之月為正歲也歲正之首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於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葢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亦可也夫類于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起於王莽而以為不經夫事茍合義固不當以人廢别在周之前明有虞書之文所謂類者安知其非當時所稱之祭名哉漢儒觧周禮類造之言非觧書也夫周有冬至之祭故凡非時之祭謂之依

類常祭可也有虞之世所謂常祭者何名其行禮者何時此所謂類者何所謂乎我聖祖初得天下即築壇為南北郊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丘一如周禮之制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宸衷復為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凡所謂六宗山川羣神皆各為壇以從祀蓋復有虞之典於四千餘載之後每正歲之吉天子躬祀天地而以祖宗配享分命羣臣各獻二十四壇行之

百年神祇饗答休徵屢應其克享天地之心而徧致明靈之格者非一日矣萬世所當遵守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朱熹曰小序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為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

臣按自古論合祀天地者率以是序為據朱熹深辨其非夫用此一言以解此詩似乎固矣若夫所謂郊祀天地之語則在漢以前已有此説非但始

於元始亦可見也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鄭氏曰國語云精意以享之謂禋

程頤曰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帝言其主

胡宏曰禮之所貴貴其義也是故王者祭天以柴燎牲使氣上達語其精神則謂之禋語其感格則謂之類指其方兆則謂之郊指事異名其實一也

臣按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三禮吉禮

之別十有二所謂禋祀實柴槱燎三者祭天神也
血祭貍沈疈辜三者祭地祇也肆獻祼饋食祠禴
嘗烝六者祭人鬼也然天地之祀有昊天上帝而
地祇之祭無有后土是亦猶虞書之類上帝而無
后土也歟

大司樂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
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
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凡樂圜鍾為宫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祇同皆出可得而禮矣

胡宏曰樂六變而天神降樂八變而地示出此豈君子知禮之言類如巫祝造怪之辭也則又以為神降示出然後可得而禮曾不知樂所以導和禮所以為節作樂乃所以行禮禮神也豈待神降示出然後行禮哉

吳澂曰此文不惟不經仍自相背戾既曰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是祭祀合樂之際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並用矣而其下則止用黃鍾大吕雲門祀天止用太蔟應鍾咸池祭地如是則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各自為用不得謂之大合樂矣凡作樂必律吕聲音一時並舉克諧而不相奪倫然後成樂今既各自為用何自而成樂乎況周家祭祀已行之迹莫詳於詩之頌今攷昊天有成

命之詩郊祀天地是天地無分祭之文攷般之詩望
祀四嶽河海是四望與山川無異祭之文攷之詩禘
祖而其末則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是妣與祖亦無
各祭之文攷周頌之詩盡是祭祀之詞其言作樂未
聞有分樂而序之之説亦未聞用歴代之樂以分祀
之禮此甚不足信又曰既言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
之以六音是六樂之作五聲八音並用之矣而其下
則禮天神地示人鬼於五聲皆止用其四於八音止

用其三使其果如此則聲音不備樂何自而作況攷之於詩有瞽作樂而合乎祖其間用鞉磬柷敔簫管等樂於祭宗廟之際固亦兼用竹革木石之音矣孰謂去此而不用乎既曰凡六樂者一變至六變合六樂而言之至於七變八變九變則餘三變又不與焉況樂所以象德而六樂之致鬼神示不知何分而象德耶攷舜之作樂感格之效自近以及遠今乃自遠以及近夫舜樂所以感物者未嘗以某樂感某物以

其樂感其神帝王作樂之意大槩相似何獨成周之樂而不然哉故曰此文不惟不經仍自相背戾不足信也

臣按分祭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大司樂他經典所不載也非獨他經典所不載雖周禮亦無之惟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黄琮禮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處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與時其言冬至

祀天夏至祀地祀天於圜丘祀地於方丘惟於大司樂見之夫大宗伯之職在掌邦禮禮之大者吉禮也禮莫重於祭祀莫大於天地然於大宗伯所掌之三大禮吉禮十有二之中止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祇乃至於作器之時始言之可見其所行之禮則一而所用以禮神者其器則有兩也況於司服掌王之吉服止有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之文無有所謂后土地祇之服由是觀之

合祭天地其神有兩而主祭惟以一人可見矣惟其神之兩故兩其器或以蒼璧或以黃琮或四圭有邸或兩圭有邸惟其祭之一故主祭之人所服之服則一而已然則大司樂之言非歟曰先儒固謂周禮非盡出周公況其所論樂律自相背戾吳澂謂其不經不足信非無徵之言也夫其所論之樂既不足信則所論之禮又烏可深信哉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

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陳澔曰冬至日短極而漸舒故云迎長日之至郊祭者報天之大事天之尊無為可祀之以其道不可主之以其事故以日為之主焉天秉陽日者衆陽之宗故就陽位而立郊兆

臣按祭義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葢天之為德至廣至大不可得而見也其所可見者日與月焉故

以日為主而又以月配之尊之以次于天以為三辰之主而設王宮夜明二壇於郊壇之側猶王燕飲而主之以大夫王嫁女而主之以諸侯祭社而配以句龍祭稷而配以棄也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陳澔曰告于祖廟而行事則如受命于祖此尊祖之義用龜以卜而于禰宮此親考之義其日卜竟有司即以祭事誓戒命令衆執事者而君亦聽受之是受教諫之義也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之內集百官而戒之又於太廟之內戒其族姓之臣也祭報報白日時蚤晚及牲事之備具也

臣按曲禮云大饗不問卜周人郊用冬至則有定日矣而此又云卜郊何歟考古註疏引易說云三

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鄭氏又謂迎長日之至為迎春分之日漢人去古未遠其言亦或有所據不然則此所謂卜郊者果何卜歟或者以下文有帝牛不吉之言而以為卜牲然此明言卜郊不言牲也况冬日至祭天是日日既至矣無所俟於迎迎者未至而逆之之謂也鄭氏所引易說謂為迎春分之日豈其然哉本朝之制於未祀之前一月欽天監先擇日以聞蓋古卜法不存而

擇干支之吉以代卜也既擇有定日歲前十二月
朔上躬詣犧牲所視牲此後每日遣大臣一員往
視次日早朝復命將祭之前先告太廟遣禮部官
檄京都城隍神徧請天下當祀神祇致齋之日上
皮弁服登正殿誓戒百官齋之日遣御史點視各
官于齋次仍行南京一體齋戒蓋與古人卜郊獻
命之禮若合符節
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泛埽反道鄉為田燭弗

命而民聽上

陳澔曰氾埽洒水而後埽也反道剗道路上之土反之令新者在上也鄉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行事之早也喪者不哭以下諸事皆不待上令而民自聽從葢歲以為常也

臣按今行大禮有司修理道路沿途明燎火是即古人之制但所謂喪者不哭不敢凶服尚未舉行請如古制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陳祥道曰合周官禮記而考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服龍衮龍衮所以襲大裘也

又曰夫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內心之敬故因丘埽地陶匏槀秸疏布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者也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

旂龍章而設日月四圭有邸八變之音黃鍾大吕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者也然則内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衮戴冕璪以致其文飾不以内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事天之禮盡矣

臣按郊以祀天祀天而必法則其所垂之象使凡吾身之所被服吾身之所乗駕吾禮之所施設文飾莫非天之象焉

萬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

大報本反始也

周譜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祖之所配於圜丘者昊天而考之所配於明堂者上帝此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而反言配上帝何也天言其體帝言其用故對而言則天與帝異合而言則帝即天也天即帝也易之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其言上帝與此同意

臣按祭祀之禮皆所以報本反始而郊祀上帝而
以祖配此又報本反始之大者

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鄭氏曰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

孔穎達曰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以對日耳益天
獨為一壇天神等共為一壇

楊復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
也故祭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月令

仲夏大雩帝大雩之後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季秋大饗之後乃使有司嘗羣神告備于天子先後輕重固有節文矣以此類推之祀天之後乃祭百神益可知也

臣按周禮春官註以禋祀實柴槱燎爲祀天神之三禮郊之祭大報天即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而主日配以月則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皆從祀可知矣但其行禮之際則天子躬獻于上帝而所

謂日月星辰之類則分官以行獻耳說者謂莫尊於天莫重於郊祀精一以饗猶恐誠意之不至豈容混以百神祀之乎夫混以祀之不可也初獻之後遣官而各祀於其壇則非混矣禮行於郊而天神皆降譬則天子行幸而百官扈從所至之國諸侯躬享天子而命其大夫士以分享其扈從之臣因其爵位之高下循其序而秩其禮如日則主之而月則以配準此以為則而下之未必非禮意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春秋左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公羊傳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以其祖配

楊復曰考之月令之書周頌之詩孟獻子之言則曰祈穀于上帝夫上帝即昊天上帝未聞有感生之說也自鄭註有感生帝之說更漢魏歷晉宋至於齊梁陳數百年之久其說未行至北齊始取其說而行之

於是昊天上帝分為兩祀隋唐承用其說至于今而不廢推原所自是誰之過歟然正理在人心萬世不磨邪說終不能熾也

臣按古者郊祀凡再行正月之郊為祈穀月令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為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我朝合為一祀而併於歲首行之禮不煩而可以常行（以上通論郊祀之禮）

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牲幣於其器之色

吳澂曰禮神者始告神時薦于神坐也蒼璧禮天蒼象天之色圜象天之形黄琮禮地黄象地之色其牲幣各倣象其王之色此言郊祀王幣

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

鄭氏曰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陽祀謂祭天於南郊及宗廟

禮器祭天特牲

鄭氏曰郊所以用特牲者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

特牲郊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如繭如栗犢也）

陳祥道曰大禮必簡簡則内心而貴誠故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為（猶用也）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

陳澔曰郊祀社稷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祭后稷者謂之稷牛滌者牢中清除之所也二牛皆在

滌中若至期卜牲不吉或有死傷即用稷牛為帝牛而別選稷牛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為帝牛稷乃人鬼其牛但得具用足矣以上祀天之牲

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謂設巾也

吳澂曰鬯者釀秬為酒而芬芳條暢也秬如黑黍一稃二米乃天地至和之氣故名之曰鬯而因以名官共秬鬯者直共秬鬯之酒無爵也飾之以布為巾冪而畫黼文也

臣按大宗伯云湆王鬯表記曰秬鬯以事上帝則是祀天地亦有秬鬯特不用鬱

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五齊三酒共八尊也）大祭三貳（用酒一尊又副以兩尊）

陳祥道曰凡祭祀天地諸神皆有五齊三酒

臣按五齊一曰泛齊（成而滓浮泛泛然也）二曰醴齊（醴體也成而上下一體滓汁相將也）三曰盎齊（盎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也）四曰緹齊（成而紅赤也）五曰沈齊（成而滓沈也）是五齊用之祭祀不致其

味致其祭而已三酒一曰事酒酌有事之酒也二曰昔酒久釀而熟也三曰清酒酒之生者也三酒以飲非若齊之致其義也

禮記大羮不和犧尊疏布鼏樿杓

陳澔曰大羮者大古之羮也肉汁無鹽梅之和後王存古禮故設之亦尚玄酒之意犧尊刻為犧牛之形此尊以麤疏之布為覆冪樿白木之有文理者杓沃盥之具也

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

馬晞孟曰天子之尊非不足於耕也葢身致其誠信而示其嚴上之禮也以上祀天醴齊粢盛

易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

程頤曰鼎之為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聖人亨以享上帝

詩大雅曰卬我也盛于豆木器以薦菹醢于豆于登瓦器以薦大羹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朱熹曰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際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

臣按謝枋得謂天地間惟理與氣有此理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理鬼神無形與聲惟有理與氣在溟漠之間耳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黍稷必馨香酒殽必芬芳用椒用桂用蕭用鬱金草皆以香氣求神神以歆饗此氣耳由此言之後世爇嶺海之香木以代鬱鬯亦此意其氣之芬馥

清遠有非蕭桂鬱金所及者用之以祀神禮所謂

以義起此亦其類歟

郊特牲器用匏陶凡器以象天地之性也

陳澔曰匏陶物之質者質乃物性之本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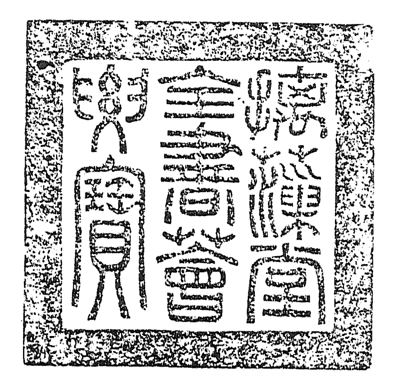
莞簟之安而蒲越音活藁鞂之尚明之也

鄭氏曰凡常居下莞上簟祭天席蒲越藁鞂之尚也

二者皆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以上祀天之器

以上郊祀天地之禮上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六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王世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七至五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六十七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七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郊祀天地之禮下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宏深也密靜密也於緝緝繼續熙光明

也

單厥心肆其靖之安也

朱熹曰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累于下以承藉乎上者也

臣按周頌此章序云郊祀天地蘇軾北郊之議援此序以為證朱熹以國語證之謂其為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且歐陽氏時世論謂此二后者文武也成王者成王也當為康王以後之詩臣攷郊廟之詩曰頌者皆一時公卿大夫與大史氏為

之於郊祀明堂常祭宗廟時歌之而各有所主如烈文主太王清廟主文王執競主武王之類思文之詩則郊祀后稷以配天也我將之詩則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也周人之頌至于諸侯助祭巡守朝會祭告戒農官賽田事莫不有樂歌而獨於天地闕焉且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所以配祭者尚有其詩顧於正祭之天帝獨無美盛德之形容可乎臣竊以為昊天有成命之詩序云

郊祀天地未必無所據也但解者以成王為成此王業則未必然爾詩之意葢謂昊天上帝有此成定之命文王武王實受之成王繼之不敢康寧夙夜積德以承藉文武所受於天之成命者既以深宏而靜密矣於是歎美而言謂承天命以主天祀者宜繼續文武光明之德竭誠致敬單盡其心亦如成王之不敢康寧庶幾安靖天下而保祖宗所受昊天之成命於無窮矣於者歎辭作頌者首言

天命繼言三后之德於此又嘆美而發其端欲其後人主是祀者不敢廢墜天命以常大報天之意意者此詩實是郊祀之頌成王之世蓋已有之而未及成王康王嗣統新作此頌因祖以及考不然則是康王就舊頌中益以成王不敢康之一語於二后受之之下亦不可知也或曰朱子謂此詩只說昊天不說地設使合祭亦須說及后土考之經典惟祭天之名謂之郊而祭地無其名如虞書之

類于上帝周禮之禋祀昊天上帝皆未嘗及后土

豈但此詩哉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朱熹曰此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葢使我烝民得以

粒食者莫匪其德之至也

臣按此郊祀以后稷配天而所奏之樂歌也配祭

者既有樂歌而正祭者豈獨無哉若以為有所遺

亡則禮莫大於郊祀不應於其最大者獨失之臣

不揆愚陋輙取詩序之舊說載昊天有成命詩以補之二詩乃成周祀天之樂歌以上祀天樂章

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楊復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享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于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

實則一天也至鄭玄前並無六天之說玄後出乃分為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北辰也謂五帝者太微宮五帝座星也又附以緯書如北辰曰曜魄寶之類繆妄不經莫此為甚王肅引經傳以排玄失併圜丘於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謂太皥炎帝黄帝五人帝之屬為五帝則非也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王亦未為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

禮之條目非如鄭氏分天以爲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

馬端臨曰舜攝位之初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湯伐夏之初用玄牡告于上帝神后武王伐殷之初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曰報祭曰類禡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無祀五帝之樂章而祀

五帝之說始于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為之訓詁以為五天帝者曰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紀含樞紐也以為五人帝者曰太皥炎帝黄帝少皥顓頊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則此五帝者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宗並而亞於祀天者也

臣按先儒謂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天與帝一也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

祀五帝亦如之所謂昊天上帝者兼天與帝言之

葢以主宰乎天者其神之大者在此也所謂五帝

者言帝而不言天葢隨時隨方而立名其神各主

宰乎一方之氣也漢儒不明此義附會而為六天

之說既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大帝又有太一感

生帝之類皆非正禮也葢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固

無二帝之理況六五哉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

上帝凡所謂天皇太一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

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因仍未革其所奉祀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之下又塑上帝像與天皇紫微並列至其所為上帝稱號又於昊天之下加以金闕於上帝之上加以玉皇夫金玉之為物滯於形乃世俗之所貴者而非大道之所寓也顧以世俗之所尚者以為上帝之尊稱其褻瀆甚矣且老聃生于周末死有墓及子孫乃人鬼也而儕之天神之上

且不可況上帝乎唐玄宗宋徽宗本欲尊天而不知其褻天也其後流離困阨禍及生民安知非天之所譴耶明聖之主尚其正之不可誘為異教之徒自相崇奉非祀典之所繫也以上論六天五帝

詩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尊敬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言以父祀天之禮始于周公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朱熹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周之后稷生于姜嫄更推不去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

或問朱熹帝即天天即帝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故謂之帝

臣按古者聖人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

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葢一歲之間而有二祭旣於歲首一陽初生之月祭天於泰壇而以祖之有功者配祀又於季秋萬寶告成之後祀帝於明堂而以宗之有德者配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尊之則祀之惟以其誠故壇而不屋以其形體稱之曰天配天以祖亦所以尊祖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親之則祀之必備其禮故屋而不壇以其主宰稱之曰帝配帝以父亦所以

親父也先儒朱熹引陳氏說謂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我聖祖初分祀天地各為之壇其後乃合而祀之共為壇于南郊其上則屋之焉蓋泰壇明堂為一也列聖相承皆以太祖太宗並配具於孝經之義並用以同行胳合而無間是蓋以義起者歟以上論明堂

漢武帝元光元年行幸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

程頤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

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為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

臣按三代郊天配祖之禮至于秦無復存者秦襄公始作西畤祠白帝其子孫遂并青黄赤而祠之至漢高帝又立黒帝祠然未嘗親享也文帝賢君也賈生通儒也生親承文帝宣室鬼神之問而不能引經援古以復三代之制文帝始幸雍郊見五

時又用新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而親祠之始親祠矣而猶未有定時武帝元光初始定三歲一郊郊之名雖治於周而其所行之禮所祀之神則用方士之説是則所謂昊天上帝曾不得如其所謂太一五帝而高帝乃一代創業之太祖曾不得一旦配享于天可慨也夫成帝時雖定南北郊然亦不能盡復三代以來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而哀平之間怵於禍福之説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

為罷復卒無定制

光武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采元始故事為圓壇八陛中為重壇天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其外為壝重營皆紫有四通道以為門日月在中營内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别位不在羣神列中中營四門外營四門中營神五星及中宫宿五官神五嶽之屬皆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

臣按西漢所謂郊祀天地者乃是祀雍五時及甘泉太一汾陰之類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説而非古人報本反始之意高惠不親祠文帝一再行武宣以求仙成帝以祈嗣三君者親郊頗多而其他則領之祠官修歲事而已古人所謂郊天配祖之意蓋漠如也光武置郊丘于雒陽以高帝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雖其采元始故事合祭天地與周禮司樂不合然而一禮之行凡所謂六宗山川

羣神徧在焉蓋亦有取於有虞之類周人之旅祭也歟以上漢朝郊祀之制

唐玄宗天寶元年二月敕凡所祠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玄元皇帝于太清宮十九日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謂之三大禮

楊復曰禮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註謂魯以周公故得郊于上帝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

也蓋郊事尊祖以配天故先告后稷以將配天之故焉自此以後散齊七日致齊三日齊戒以神明其德將以對越上帝則此古禮然也

臣按有事于郊必先告祖以配天享侑之意蓋行祭告之禮非大享也自唐人有事上帝必先親享玄元皇帝于太清宮親享太廟然後郊祀宋人因之乃先郊三日奉謚册寶於太廟次日薦享王清昭應宮景靈宮宿太廟既享赴青城嗚呼郊祀之

禮見於經者自虞書類上帝始而尤詳載於周禮
禮記此則唐虞三代報本反始之大事也未事之
先詣祖廟告祭以配享之故而致齊以致其精明
之德然後行事此正禮也其與道家者流本無干
涉唐宋之世乃用青詞設素饌親享太清宮玉清
昭應宮然後詣郊壇行禮此何謂哉彼方士之云
云乃瀆亂不經之邪說也顧以之而間雜於吾聖
人報本反始之禮而欲致上帝之居歆而靈貺之

饗答難矣

宋祖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元祐詔議北郊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

蘇軾曰舜之受禪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武王克商柴上帝望山川而獨略地祇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終篇言天而不及地以是知祀上帝則地祇在焉

胡宏曰成身莫大於禮禮莫大於祭祭祀之禮所以立吾誠也鬼神之為物非他即吾之誠是已王者繼天而為之子獨主萬化故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川各於其方後世禮學失傳故秦禮八神以求仙人是皆不知鬼神之情狀方士家妄作儒者不取也及歴考儒者論祭天地之禮於天則有昊天上帝有五方帝有感生帝夫土不可以二王而天可以有七帝乎於地則或立方澤或立方丘或立北郊是猶

家有二主也且子事父母父在為母齊衰期不敢見其父者尊無二上故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崇地以抗天乎王者以父事天立誠而精一其德故兆於南郊掃地而祭者昊天上帝而已天言其氣帝言其性也社祭地所以神地道也名山大川者寶貨財用之所出而四方之所依據

朱熹曰禮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用牲于郊牛二及社于新邑此明驗也本朝初分南北郊後復為一周

禮亦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言無北郊祭祀只是祭地

臣按胡宏謂聖人言郊必及社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祀地朱熹亦取其說然以臣觀之天蒼然在上合萬國而同此天地塊然在下隨所在而異其土是以天子祭天獨謂之郊諸侯以下不可得而並也葢以萬國同在一天之下凡天所覆者皆天子有也萬國同戴乎一天以事天子之一人故惟天

子獨得祭天自公侯以下有有百里之地者有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地者有有十里一里之地者位有尊卑地有廣狹五土之神隨在而有莫不有其神亦莫不有其祀天子有天下之地故祀天下五土之神有一國者祀其封内之五土有一家者祀其彔地之五土此祭地之名所以無尊卑廣狹一皆謂之社也然天子既有大社而又有地祇者考之禮經地祇無專祀惟大司樂有夏至方丘之説

然指其壇壝而言無有一定之名如郊社然也葢
王者大一統而有定居既統祭天下之大祇而又
專祀畿内之土祇也歟
宋承五代之後屢因郊而肆赦優賞諸軍自后妃以下
至文武官皆得廕補親屬而又賚賜故人主常以為難
行而止於三歲一郊或過期不行
蘇軾曰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
節惟以齋祭禮樂為政事歲歲行禮率以為常自秦

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非復如古之簡易今之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

臣按有國者郊祀天地所以修歲事也歲事之修必歲歲行之上以盡報本之誠下以教臣民之敬非因是以為利也自秦漢以來所行者多非禮之

禮然禮雖不盡合古而心之誠則未或間也至於宋人乃因大祀之行以為恵下之利每以費用不敷恐人心觖望而作輟焉祀天之誠安在哉我聖祖斷自宸衷郊祀無歲不行凡宋人所謂肆赦蔭補賜賚一切革去顓顓焉惟用心於牲幣之潔虔齋戒之嚴肅其儀文易行其禮物易備行之餘百年如一日也豈非萬世通行之典哉以上唐宋郊祀之制

以上郊祀天地之禮下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七